

廿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圖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査

第
二
號

百書
百五之百十



晉書一百五

載記第五

石勒下

所載

太興二年勒僞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弟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宮一作官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中壘支雄遊擊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群劉謨等為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造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季龍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署前將軍李襄領司兵勳教

晉書卷一百五

國子擊刺戰射之法命記室佐以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

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

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群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

群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起軍十六年于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

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

之先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

足以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

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孔萇攻邵續別營十一皆下之續等爲石季

龍所獲送于襄國劉曜將尹安宋始據洛陽降于勒晉徐州刺史

蔡豹敗徐龕于檀龕遣使詣勒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爲

龕前鋒使張敬率騎繼之敬達東平龕疑敬之襲已也斬步都等

三百餘人復降于冒勒大怒命張敬據其襟要以守之大雨霖中

山常山尤甚滹沱汎溢衝陷山谷巨松偃拔浮于滹沱東至渤海

原濕之間皆如山積孔萇攻陷文鴛十餘營萇不設備於夜擊之

大敗而歸勒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爲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

子車旗禮樂之序石季龍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龕遣長史劉霄

詣勒乞降送妻妾爲質納之時蔡豹屯于譙城季龍攻豹豹夜遁

季龍引軍城下而旋徙朝臣掾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戶于襄國

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官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

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翊曰

夫人君爲令尚敢威行天下况官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

人而不彈白邪若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

而不可與語勒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怒而不罪使石季龍擊託

候部掘咄哪於北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清定五品

以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爲左執法郎孟卓爲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羣察及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從事各一部一作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直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以爲二儀諧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石季龍攻段匹磾于厭次孔萇討匹磾部

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爲冠軍將軍以其弟文務亞將衛麟爲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州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時哥征北將軍祖

逖據譙將乎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爲寇乃下書曰祖逖屢爲邊患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趙他感恩輟其寇暴逖聞之甚悅遣叅軍王愉使於勒贈以方物脩結和好勒厚賞一作賞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兗豫又安人得休息矣從事中郎劉輿坐營建德殿井木斜縮斬于殿中勒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王和掘得貞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爲瑞叅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堙滅遂命下禮官爲準程定式又得一一作容四升一作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萬當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番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

于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千襄國列之永豐門祖逃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于勒勒斬之送首于祖逃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逃遣使報謝自是兗豫間壘壁叛者逃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歐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寧讐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譁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鄉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叅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尋署石季龍爲車騎將軍率騎

三萬討鮮卑鬱粥于離石石獲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烏丸悉降

其衆城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爲世子領中領軍遣李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龕龕堅守不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隗降于勒拜鎮南將軍封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尺樓自上擲殺之令步都等妻子刳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晉兗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于下邳琅邪內史孫默以琅邪叛降于勒徐兗間壘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清河張披爲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爲別駕引叅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卽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賓爲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間已遂弗敢請無

幾以遐爲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于程氏矣時
祖逖卒勒始侵寇邊戍勒征虜石他敗王師于鄴西執將軍衛榮
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勒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
徽文殿作遣其將王陽屯于豫州有關關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
鄭之間騷然矣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疑先是疑議欲
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疫疫甚計未及就季龍進兵圍廣固東萊太
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爲征東將軍擊羗胡于
河西左軍石挺濟師于廣固曹疑降送于襄國勒害之坑其衆三
萬季龍將盡殺疑衆其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無人
焉牧徵將歸矣季龍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鎮廣固青州諸郡縣
壘壁盡陷勒司馬一作州刺史石生攻晉揚武將軍郭誦于陽翟不
尅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勒以叅軍樊坦清貧擢受章武內史

旣而人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叅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
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
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
老書生也賜車衣馬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貪俗勒將兵都尉石瞻
寇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內史劉續東莞太守
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于勒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
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
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
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
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勒徵徐州兵會
石瞻于下邳劉遐懼又自下邳奔于泗水石生攻劉曜河內太守
尹平于新安斬之寇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

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百姓無聊矣以右常侍霍皓爲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桑最脩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潁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攻陷康城晉將軍郭誦追生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屯于康城勒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郭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石聰攻敗晉將李矩郭默等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古今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絹爵關內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晉都尉魯潛叛以許昌降於勒石瞻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斌

死之勒西夷中郎將王勝

勝一作騰

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

眷以并州叛于勒先是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岳于石梁至是石梁潰執岳送襄國季龍又攻王勝于并州殺之李矩以劉岳之敗也懼自滎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矩衆二千降于勒於是盡有司寇之地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之勒命徙洛陽畧影于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于建德前殿立桑梓苑于襄國勒嘗夜微行檢察營衛齎帛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且召假以爲振忠都尉爵關內侯勒如苑鄉召記室叅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爲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待直愠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勒旣將營鄴官又欲以其世子弘爲鎮密與程遐謀

之石季龍自以勳效之重仗鄴爲基雅無去意及脩構三臺遷其家室季龍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姦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勒以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石聰攻壽春不尅遂寇遼道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闔將軍張闔等叛害下邳內史夏嘉以下邳降于石生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于邾陷之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于勒晉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爲備棺衾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爲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在平令師權獲黑虎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爲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虎陰精之獸玄爲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石堪攻

晉豫州刺史祖約于壽春屯師淮上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于堪南陽都尉董幼叛率襄陽之衆又降于堪祖約諸將佐皆陰遣使附于勒石聰與堪濟淮臨壽春祖約奔歷陽壽春百姓陷于聰者二萬餘戶劉曜敗季龍于高侯遂圍洛陽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久支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侯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尅師老卒殆以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侯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

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鸞旗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備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塲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啣枚而詭道兼路出于鞏營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于城西彌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人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胄出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于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勅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衛曜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于勒勒使王波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邪而卿敢有覲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上邽遣季龍討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虐渴讜言也季龍剋上邽遣王簿趙封送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于勒季龍進攻集木且危于河西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于勒徙氐羗十五萬落

于司冀州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並萃宜時華徽號以答
乾坤之望於是石季龍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于勒勒弗許羣臣
固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邪曰宣王
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劉氏爲王后世子弘爲太子署其子宏爲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左衛
將軍斌太原王小子恢爲輔國將軍南陽王中山公季龍爲太尉
守尚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城王以季龍子邃爲冀州
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宣左將軍挺侍中梁王署左
長史郭敖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
司馬夔安右司馬郭啟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爲尚書署
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秘書監肅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
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入其餘文武各有差

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承金爲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
臘勒從之勒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坐及委丞郎齋詣東堂
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啓有令僕尚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
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羣
臣固請勒宜卽尊號勒乃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平自
襄國都臨漳追尊其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
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爲皇
后又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貞各一人三英九
華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不限貞數勒蒞
州監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勒馳勅敬退屯樊城戒之使
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
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

不絕偵諜還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
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率該部衆
自石城降于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于沔北城一無樊城以戍之
秦州休屠王羗叛于勒刺史臨深遣司馬管光帥州軍討之爲羗
所敗隴右大擾氏羗悉叛勒遣石生進據隴城王羗兄子擢與羗
有仇生乃賂擢與掎擊之羗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于
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
若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勒死事之孤邂逅羅譴門下皆各列
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緒妻一產三男賜其衣帛廩食
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時高句麗肅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並獻
名馬于勒涼州牧張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高昌于寘鄯善大宛
使獻其方物晉荊州牧陶侃遣兼長史王敷聘于勒致江南之珍

寶奇獸秦州送白獸白鹿荊州送白雉白兔濟陰太連理甘露降

苑鄉勤以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通調

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中賜絹十匹綿十斤勒南郊有

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還宮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

涼州諸郡勒親耕籍田還宮赦五歲刑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

勒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非

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爲立祠堂

殖嘉樹準獄瀆已下爲差等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

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官不得成也勅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

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

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

列卿乎勒歎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

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况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勅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時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宮勒親授規模蜀梓潼建平漢固三郡蠻巴降于勒勒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于洛陽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

不自知卿言亦以大過狀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孤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晉將軍趙胤攻尅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雄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海虞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戍襄陽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鷄子平地三尺滂下文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爲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

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爲之虧况羣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予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予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予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爲雹自予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爲耳且予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山川一作川池之側氣泄爲雹也以予推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

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

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于主相矣季龍之門可設雀羅季龍愈

一作怏怏不悅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郎將柏宣承其虛攻樊城

取城中之衆而去敬旋師救樊追戰于涅水敬前軍大敗宣亦死

傷大半盡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石季

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

悒悒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有流星大

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于河聲聞

九百餘里黑龍見鄴市中勒觀龍有喜色朝其羣臣于鄴命郡國

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脩成顯升台

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爲佐著作郎錄述時事時大旱勒親臨

廷尉錄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一須

秋論還未及官澍雨大降勒如其澧水宮因疾甚而還召石季龍與其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季龍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群臣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邪自來也有呼者誅之季龍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季龍曰奉詔即遣今已半路矣更諭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蝗季龍密遣其子邃率騎三千遊于蝗所熒惑入昴星隕于鄴東北六十里初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匹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時有耕者往視之士猶燃沸見有一石方尺餘青色而輕擊之音如磬勒疾甚遺令三日而葬內外百寮既葬除服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斂以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內器玩大雅冲幼恐非能構荷朕志

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氏汝等之殷鑒其務於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號高平陵僞謚明皇帝廟號高祖

石弘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微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爲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勒僭位立爲太子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情性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

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
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武權智羣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
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荷專征歲久威振外內性又不仁殘忍無
賴其諸子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少
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冲幼
宜任弼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
言也卿當患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
於顧命勿爲過懼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
主開襟納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
屬不可以親義期也杖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效陛下酬其父子
以恩榮亦以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淪移以此而觀中
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瓜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

陛下而誰言之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

聽遐退告徐

光曰主上向言如此

一作是

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

中山常切齒

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爲家禍當爲安國家之

計不可坐而受禍也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

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

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應符錄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

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

運爲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

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旣苞括二都爲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

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籙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

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兼其殘

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

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季龍執弘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遂率兵入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讓位于季龍季龍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固讓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遂以咸和七年逼立之改年曰延熙文武百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弘策拜季龍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邑總攝百揆季龍僞固讓久而一作乃受命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立季龍妻鄭氏爲魏王后子邃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宣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爲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鑿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爲章

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閑任季龍府寮舊昵悉畧臺省禁要命太子宫曰崇訓官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及勒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于已署鎮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爲右僕射劉氏謂石堪曰皇滅不復久矣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宮殿之內無所措籌臣請出奔兗州據廩丘挾南陽王爲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桀逆茂不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微服輕騎襲兗州失期不尅遂南奔譙城季龍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獲堪于城父送襄國炙而殺之徵石恢還于襄國劉氏謀泄季龍殺之尊弘母程氏爲皇太后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於二鎮季龍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石挺爲前鋒

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步瑣部衆二萬爲前鋒距之生統大軍繼發次于蒲坂前鋒及挺大戰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戰死季龍退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密通于季龍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坂不知挺之死也一作懼單馬奔長安郭權乃復收衆三千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汭生遂去長安潛于雞頭山將軍蔣英固守長安季龍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進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分遣諸將屯于汧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戶于關東生部下斬生于雞頭山李龍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臺一如魏輔漢故事郭權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詔以權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弘鎮西石廣與權戰敗績季龍遣郭敖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于華陰上邽豪族害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諸郡南氏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陳良夫奔于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擾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擒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于馬蘭山郭敖等懸軍追北爲羌所敗死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季龍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敖石宏有怨言季龍幽之弘齋璽綬親詣季龍諭禪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矣俄而季龍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顧慚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官人慟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恢于崇訓官尋殺之在位二年時年二十二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

不爲章句濶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爲中丘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爲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謨乃異之引爲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勲也及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肅清百寮屏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爲比也及卒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景將葬送于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魏書卷第六

石季龍十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故稱字焉祖曰芻邪父曰廢竟勒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見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及季龍于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擊數種人軍中以其爲毒患勒白于將殺之王曰快牛爲犢子則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壯將仗義莫不敬懼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爲姊將軍郭榮妹爲妻季龍常忌優信如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論而殺之所爲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己伴者輒方便害之前

不爲章句開通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于房
且不愚高祖耳爲中丘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
白勃爲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宿所親曰吾歷觀諸
人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其成大業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勃亦未
許也後漸進親談乃異之乃爲謀主機不虛發身無遺策成勳
之業皆實之勳也及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過優寵寵
過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
而肅清百寮屏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勳甚重之每朝常爲
之正容貌蕭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勳朝莫與爲比也及卒勳
視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景
侯葬送于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
美辭哉夫今葬與仇輩共事豈非誣乎因流涕陳曰合祿歎曰右

晉書百六

魏州中
民由

載記卷第六

石季龍上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故稱字焉祖曰智邪父曰寇
覓勒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
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及
季龍于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
人軍中以爲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
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馬勇冠當
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爲娉將軍郭榮妹
爲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
譖而殺之所爲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己侔者輒方便害之前

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豈有遺類
勒雖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
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
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卽大單于趙王位署爲單
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遷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
太尉守尙書令進封爲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卽位
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恨之私謂其子邃
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
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
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於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
不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畱種也咸康元年季龍廢
勒子弘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季龍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

四海業重故俛從推逼朕問道

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

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

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於是赦

其境內改年曰建武以應

侍中太尉守尙書令郭殷爲司空

韓晞爲尙書左僕射魏粲馮

崇曹顯爲尙書申鍾爲侍中郎

閻爲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

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爲太

子季龍以識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

應之分瘦陶之柳鄉立停駕縣李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

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所

營繕使遂省可尙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

觀雀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修之倍於常度季龍自率衆南

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遂圍平北將

軍相宣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愨期

等率荊州之衆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飢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琅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邃遂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爲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與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遷于鄴尙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尙書可詳議以問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澍雨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尙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別望朝會卽一作乘

軺軒時羌薄句大猶倖險未賓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修者貶其守宰而還咸康一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鍾一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牛百頭鹿櫺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纏輜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資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爲揆法選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

聞索頭郁鞠率衆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于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饑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爲權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饑人以食之公卿已下出穀以助賑給姦吏因之侵割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改直盪爲龍騰冠以絳幘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絳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鍮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內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

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侷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識敢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季龍試而悅之其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季龍稱尊號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季龍惡之大怒斬成公段于閭闔門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卽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追尊祖劄邪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太宗孝皇帝立其鄭氏爲天王皇后以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親王皆貶封郡公藩王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有五百餘戶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彊騎都尉復其一門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王者石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

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
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季龍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慙然
非所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
中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季龍以石弘時造此璽彊遇而獻
之遂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
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
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
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
於季龍遂疾之如仇季龍荒耽內游威刑失度遂以事爲可呈呈
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
責杖捶月至再三遂甚恨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
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遂稱疾不
省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
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遂亦昏
醉而歸遂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遂遂怒殺其使季龍聞遂有
疾遣所親任女尙書察之遂呼前與語抽劍擊之季龍大怒收李
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遂于東宮既而赦之
引見太武東堂遂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遂曰太子應
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遂逕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遂爲庶人其夜殺
遂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
二百餘人廢鄭氏爲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
昭儀爲天王皇后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
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爲李子楊游于鄆縣爰赤眉家頗見
其妖狀事微有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竺

龍巖謀謝樂子等聚衆數千人於社南山子楊稱大黃帝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爲左右丞相龍謀爲左右大司馬樂子爲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子楊頸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然異於生季龍將伐遼西鮮卑段遼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遼遣從弟屈雲襲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季龍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淪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爲前鋒以伐段遼季龍衆次金臺支雄長驅入薊遼陽漁太守馬鮑代相張牧北平相陽裕上谷相侯龔等四十餘城並率衆降于季龍支雄攻安次斬其部大夫那樓奇遼懼棄令支奔于密雲山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謀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特真送表及名馬季龍納之乃遷其戶二萬餘于雍司兗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敘之先是北單于乙回爲鮮卑敦那所逐旣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之復立乙回而還季龍入遼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季龍陳遼宜伐請盡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佛圖澄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黜爲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剋皝遣子恪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背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季龍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爲太史令季龍旋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還謁石勒墓朝其羣臣於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俘徧於丞郎季龍謀伐昌

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于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使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季龍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已之義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所以重吾之責可白衣領司隸加其子司徒韜金鉅黃鉞鑿輅九旒先是使襄成公涉歸上庸公曰歸率衆戍長安二歸告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季龍大怒追廣至而殺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于恪伏兵

於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驚怒方食吐餽乃削秋官爵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季龍以吏部選舉斥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爲美官免郎中魏奐爲庶人以其太子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以夔安爲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荆揚北鄙石閔敗王師于沔陰將軍蔡懷死之宣將朱保又敗王師于白石將軍鄭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皆遇害季龍將張賀度攻陷邾城敗晉將毛寶于邾西死者萬餘人夔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黃冲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一作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僚震懼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

徙已來遂在戍役之例旣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
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一同舊族隨才銓叙思欲分
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爲例以其撫軍李農爲使持節監
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于時大旱白虹經天
季龍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
變其令百寮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
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豐國
澠池一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循爲恒法致起怨
聲自今罪犯流徙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
皆原遣其日澍雨季龍將討慕容皝令司馬青徐幽并雍兼復之
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
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于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
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季龍僭位之後有所調用皆選
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其人案以爲令僕之負尙書及郎
不坐至是吏部尙書劉真以爲失銓考之體而言之季龍責怒主
者加真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季龍如宛陽大閱於曜武塲慕容皝
襲幽冀略三萬餘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徵還賜徵士辛
謚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勅平原爲起甲第先是李壽將李宏自晉
奔于季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
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漢當鳩率
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
進退豈在逃命一夫壽旣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取酬
反則取誚戎裔宜書答之并贈以楛矢使壽知我遐荒必臻也於
是遣宏備物以酬之以石韜爲太尉與太子宣送日省可尙書奏

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興屯田張駿憚李龍之盛遣其別駕馬詵朝之季龍初大悅及覽其表辭頗蹇傲季龍大怒將斬詵侍中石璞進曰爲陛下之患者丹陽也區區河右焉能爲有無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爲二建鄴君臣延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爲武弗剋爲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後也季龍乃止李宏旣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內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季龍聞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守中書監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乃禁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于公兼盛興宮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勅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萬一作除人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

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爲人所沒猛獸所害三分而一具丘人李弘

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姦黨置百寮事發誅之連坐

者數千家季龍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

中韋諛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

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宜贊萬無所慮然白龍魚服有豫且

禍之海若潛游罹葛陂之酷深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爲元鑒

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龍騰之勇不

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宮室未始不於

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于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

獲之月頓斃屬途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爲也昔漢明賢

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慙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

前王所宜哀覽季龍省而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

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婚于石宣因說之曰
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說
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
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
於是諸公咸怨爲大釁之漸矣遣征北張舉自雁門討索頭郁鞠
剋之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
以斬論將以圖江表於是百姓窮窘鬻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
經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獸
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
李龍大悅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
江南之微也天命不可違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
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祲怪尤多石

然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
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
入肩中李龍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寧遠劉寧攻武都狄道陷
之使石宣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扁有
寵於李龍而宣亦昵之扁總辯明斷專綜機密之任李龍既不省
奏案宣荒酒內游石韜沉湎好獵生殺除拜皆扁所決於是權傾
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
謙一作謨常侍盧諶崔豹等十餘人與之抗禮季龍又取州郡吏馬

一萬四千餘匹以配曜武關將馬主皆復一年鎮北宇文歸執送
段遼之子蘭降于季龍獻駿馬萬匹季龍以平西張伏都爲使持
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涼州旣濟河與張駿將謝艾
大戰于河西伏都敗績季龍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

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祕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宮燕公石斌淫酒荒獵一作穢常懸管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

防宜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季龍聞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欲殺賀度賀

度嚴衛馳白之季龍遣尙書張離持節帥騎追斌殺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建元初季龍饗羣臣于太武前殿有白雁

百餘集于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於季龍曰白雁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

也季龍納之臨寧一作宣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爲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尙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衛上東宮

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祿大夫在左右光祿上置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上時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

朗言之於季龍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功役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既

而宣知朗所爲怒欲殺之而無因曾熒惑守房趙攬承宣旨言於季龍曰昂者趙之分也熒惑所任其主惡之房爲天子此殃不小

宜貴臣姓王者當之季龍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也季龍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書監王

波耳季龍乃下書追波前議遣李宏及答格矢之愆腰斬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

爲侯平北尹農攻慕容皝凡城不剋而還黜農爲庶人時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

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首化以仁惠爲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

徭賦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冀三光而中年已來變青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於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獎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厲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立二時于靈昌津祠天及左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徵梓潼五郡降于季龍先是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季龍恚甚斬工匠而止作焉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送日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

以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遂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

且二政分權妙不及禍周有子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

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

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

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眈眈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

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于宣頗預朝政自誅約

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季龍子義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

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鑿文武有長髮者拔爲冠纓餘以給宮

人長史取髮白之季龍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爲征西左長史龍

驤將軍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鑿還鄴收松下廷尉以石苞代

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季龍性旣好獵

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

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于其上剋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人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政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爲列侯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荆楚楊徐間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

夫逢明因侍切諫季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爲祿仕而已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織錦袴金銀縷帶五文織成鞞游于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本鳳之口鹿盧廻轉狀若飛翔焉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尙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不脩道又訕謗朝政季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間自此而絕軌之囚也冠軍苻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剗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爲者哉鑿于游田耽於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爲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尙書朱軌納

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縱有鬼兵百萬尙未及修之而况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衆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彊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晉書百六 載記第六 終

晉書百七

載記第七

石季龍下 于世 遵 鑒 冉 閔

永和三年季龍親耕籍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蠶于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軍率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麻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率戶二萬來降河湟間氏羌十餘萬落與張璩相自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金城太守張冲又以郡降石寧麻秋尋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將楊康等與寧戰于沙阜寧敗績乃引還金城王擢剋武街執重華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季龍又以孫伏都為征西將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且城長最重華大懼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

晉書卷一百六 載記第六 終

晉書卷一百七 載記第七

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爲不足曩代帝王
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取其貨寶焉邯鄲城西石子墻上有趙
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枚
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
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爲器時沙門吳
進言于季龍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季龍
于是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
及長牆于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陳天文錯亂
蒼生凋弊及因引見又一作陳辭曰甚切季龍大怒曰精朝成
夕沒吾無恨矣乃促張一作陳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
爲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楊州送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
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司

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鑿北城引水于華林園
城崩壓死者百餘人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
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
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
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旣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
百里爲度驅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
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
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
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卒饑凍而死者萬
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爲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
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孑遺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
于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嫉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

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敗之斬首三千餘級袍罕護軍李遠率衆七千降于季龍自河巴南氏羗皆降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楊杯牟成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爲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爲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讌其寮屬于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

左右莫不歔歔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楊杯牟成趙生等緣獮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慮生非常不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叅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僞言其母哀過危憊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閣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墻獲免季龍馳使收之獲楊杯牟成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執趙生

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幽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鑲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而大叫時人莫不爲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養脂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季龍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之

殺韜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

母村氏爲庶人貴嬪柳

氏尚書耆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

有寵于宣亦殺之季龍

追其姿色復納其少女于華林園季龍議

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

曰燕公斌彭城公遵竝有武藝文德陛下

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

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

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

姝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

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

立世爲嗣劉當爲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

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

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

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

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季龍曰吾

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

腸一作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

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

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勅

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

農曹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

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

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爲皇太子劉氏爲皇后季龍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嘏謂之曰煩卿傳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太傅嘏爲少傅季龍時疾瘳以永和五年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建元曰大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郡王以尙書張良爲右僕射故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當戍涼州行達雍城旣不在赦例又勅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頡獨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踊拊大呼梁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衆攻陷下辨逼張茂爲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輜車安西劉寧自安定擊之大敗而還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所在掠百姓大

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

萬其染平王石苞時鎮長安盡銳鉅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如洛川季龍以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張賀度征

西張良征虜石閔爲大都督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農師不利又戰

于洛陽農師又敗乃壁成皐犢東掠滎陽陳畱諸郡季龍大懼

以燕王石斌爲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苻洪

等擊犢于滎陽東大敗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俄而晉

將軍王龕拔其浦祁始平人馬勦起兵於洛氏葛谷自稱將軍石

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時熒惑犯積尸又犯昴月及熒惑北犯河

鼓未幾季龍疾甚以石遵爲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爲丞相錄尙書

事張豺爲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尙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

斌之輔政也害世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

上患以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畋縱飲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勅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季龍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季龍曰恨不見之季龍臨於西閣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季龍曰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為皇太子季龍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龍曰促持輦迎之當付其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昏眩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季龍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為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季龍亦死季龍始以咸康元年僭立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歲於是世即偽位尊劉氏為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為丞相豺請石遵石鑒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懼率騎百餘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于上白劉氏使張舉等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為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司穎川

為己之副鄴中羣盜大起迭相劫掠石遵聞季龍之死屯于河內姚弋仲苻洪石閔劉寧及武衛王鸞寧西王午石榮王鐵立義將軍段勤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于李一作季城說遵曰殿下一作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但以末年慳惑為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孰不倒戈關門而迎殿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眾至于李城遵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台上白之軍遵次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為前鋒豺將出距之者舊羯

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城戍也踰城而出財斷之不能止張離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歎曰元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冲幼託之于將軍將軍何以匡濟邪加遵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言唯唯劉氏令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是賁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于太武前殿擗踴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尊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僞讓至于再三羣臣敦勸乃從僧即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圍封世為譙王邑萬戶待以不臣之禮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于是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

尊其母鄭氏為皇太后其妻張氏為皇后以石斌子衍為皇太子石鑿為侍中石冲為太保石苞為大司馬石琨為大將軍石閔為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乘輿服御燒者大半光燄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雨血周遍鄴城石冲時鎮于薊聞遵殺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殺罪逆莫大其勅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畱寧北沐堅戍幽州帥眾五萬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眾十餘萬次于苑鄉遇遵赦書謂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為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進曰彭城篡弒自尊為罪大矣吳王雖北旆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從之遵馳遣王擢以書喻冲冲弗聽遵假石閔黃鉞金鉦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

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城戍也踰城而出附斷之不能止張離卒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歎曰元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冲幼託之于將軍將軍何以匡濟邪加遵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言唯唯劉氏令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是賁甲耀兵入自鳳陽門升于太武前殿擗踴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尊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僞讓至于再三羣臣敦勸乃從即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圍封世為譙王邑萬戶待以不臣之禮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于是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

尊其母鄭氏為皇太后其妻張氏為皇后以石斌子衍為皇太子石鑿為侍中石冲為太保石苞為大司馬石琨為大將軍石閔為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乘輿服御燒者大半光燄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雨血周遍鄴城石冲時鎮于薊聞遵殺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殺罪逆莫大其勅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沐堅戍幽州帥眾五萬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眾十餘萬次于苑鄉遇遵赦書謂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為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進曰彭城篡弒自尊為罪大矣吳王雖北旆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從之遵馳遣王擢以書喻冲冲弗聽遵假石閔黃鉞金鉉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

于平棘冲師大敗獲冲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始葬季龍號其墓為顯原陵偽諡武皇帝廟號太祖遵揚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晉西中郎將陳達進據壽春征北將軍褚裒率師伐遵次于下邳遵以李農為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裒不能進退屯廣陵陳達聞之懼遂焚壽春積聚毀城而還石苞時鎮長安謀帥關中之眾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勳於是率眾赴之壁於懸鉤去長安二百餘里使治中劉煥攻京兆太守劉季離斬之三輔豪右多殺其令長擁三十餘壁有眾五萬以應勳苞輟攻鄴之謀使麻秋姚國等率騎距勳遵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勳為名因劫苞送之于鄴勳又為朗所距釋懸鉤拔宛城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還初遵之發李城

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儲貳既而立衍閔甚失望自以勳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閔既為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奏為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女樹已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眾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之計頗疑憚於閔稍奪兵權閔益有恨色準等咸勸誅之遵召石鑒等入議于其大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氏曰李城迴師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殺也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于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乃殺之于琨華殿誅鄭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祿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衛王鸞等遵凡在位一百八

十三日鑿乃僭位大赦殊死已下以石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爲大司馬並錄尚書事郎闔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爲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爲中書監鑿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鑿恐閔爲變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誅石苞時石祇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農鑿遣石琨爲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討祇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殺之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鑿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鑿以攻之鑿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嚴率衛士謹先啓知鑿曰卿是功臣好爲官陳力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及銖率衆攻閔農不剋屯於鳳陽門閔農

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鑿懼閔之誅已也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鑿于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爲已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戶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太宰趙鹿太尉張舉中軍張春光祿石岳撫軍石寧武衛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

撫軍張沉屯淦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段勤據黎陽寧南楊羣屯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畱姚弋仲據混橋苻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于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朗奔于襄國麻秋率衆奔于苻洪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遂歸于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鑿密遣宦者齋書召張沉等使承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鑿殺之誅季龍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鑿在位一百三日季龍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勅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季龍十二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

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冉閔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季龍子之驍猛多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閔幼而果銳季龍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拜建節將軍徙封修盛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季龍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胡夏宿將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鑿其司徒申鍾司空郎闔等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請於是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興國號大魏復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爲皇太后立妻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

子以李農爲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爲縣公封其子胤明裕皆爲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石祗聞鑿死僭稱尊號于襄國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遣使臨江告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答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等晉廬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執南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石祗遣其相國石琨率衆十萬伐鄴進據邯鄲祗鎮南劉國自繁陽會琨閔大敗琨于邯鄲死者萬餘劉國還屯繁陽苻健自枋頭入關張賀度段勤與劉國勒豚會于昌城將攻鄴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羣爲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于黃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一萬八千追斬靳豚于陰安鄉盡俘其衆

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鍾鼓縣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至自倉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儒學後門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之爲魏晉之初閔率步騎十萬攻石祗于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啓諫切甚閔覽之大怒誅謏及其子孫閔攻襄國百餘日爲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師會石琨自冀州援祗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滎頭儁遣將軍悅綰率甲卒三萬自龍城三方勁卒合十餘萬閔遣車騎胡睦距襄于長蘆將軍孫威候琨于黃丘皆爲敵所敗士卒略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將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彊救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親戎

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爲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曰太白經昂當殺胡王一戰百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悅綰石琨等三面攻之祇衝其後閔師大敗閔潛于襄國行宮與十餘騎奔鄴降胡粟特康等執冉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祇盡殺之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車騎胡睦侍中李紱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賊盜蜂起司與大饑人相食自季龍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青雍幽荆州徙戶及諸氏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三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閔悔之誅法饒父子支解之贈韋謏大司徒石祇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時閔潛還莫有知者內外兇兇皆謂閔已

沒矣射聲校尉張艾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止劉顯次于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名衛將軍王泰議之泰志其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宮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祇爲效閔振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秦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祇及其太宰趙鹿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送質請命驃騎石寧奔于柏人閔命焚祇首于通衢閔兗州刺史劉啓以鄆城歸順劉顯復率衆伐鄆閔擊敗之還稱尊號于襄國閔徐州刺史周成兗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冉遇荊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順平南高崇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順慕容彪攻陷中山殺閔寧北白同幽州刺史劉隼降于慕容儁時有雲黃

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劉顯率衆伐常山太守蘇亥告難于閔閔雷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于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追奔及于襄國顯大將曹伏駒開門爲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百姓于鄴顯領軍范路率衆千餘斬關奔于枋頭時慕容儁已剋幽薊略地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閔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此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鑱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文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爲人所擒及董閔張溫等送之于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尙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送于龍城告虜虢廟遣慕容評率衆圍鄴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于晉陽蘇亥棄常山奔于新興鄴中饑人相食李龍時宮人被食略盡冉智尙幼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順且乞師于晉濮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命幹沉吟未決施乃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諷之曰且出璽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須得璽當馳白天子耳聞璽已在吾處信卿至誠必遣軍糧厚相救餉幹以爲然乃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

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劉顯率衆伐常山太守蘇亥告難于閔閔雷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于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追奔及于襄國顯大將曹伏駒開門爲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百姓于鄴顯領軍范路率衆千餘斬關奔于枋頭時慕容儁已剋幽薊略地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閔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此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鑱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文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爲人所擒及董閔張溫等送之于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尙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送于龍城告虜虢廟遣慕容評率衆圍鄴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于晉陽蘇亥棄常山奔于新興鄴中饑人相食李龍時宮人被食略盡冉智尙幼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順且乞師于晉濮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命幹沉吟未決施乃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諷之曰且出璽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須得璽當馳白天子耳聞璽已在吾處信卿至誠必遣軍糧厚相救餉幹以爲然乃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

璽送于京師長水校尉馬願龍驤田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懸縋而下奔于倉洹評送閔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監聶熊司隸校尉籍羆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自殺僞送閔既至龍城斬于遏陁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僞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太和八年也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舉也蠢茲雜種自古爲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况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覩危亡之隙而莫不嘯羣鳴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鞞上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爲亂及惠皇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螳徒乘間煽禍虔劉我都邑剪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警游魂於龍漠

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謨間發猛氣橫飛遠唾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倜儻焚元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詈戮彭祖于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擁舊都而抗王室褫氍裘襲冠帶釋介冑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欵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爲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一作缺騁梟心於狼性始懷怨懟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爲甚乎旣而父子猜嫌兄弟讎隙自相屠膾取笑天下墳土未燦禍亂薦臻豐起於張豺族傾於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爲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

殪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贊曰中朝不競蠻狄爭衡塵飛五嶽霧晙三精狡焉石氏怙亂窮
兵流災肆慝剽邑屠城始自羣盜終假鴻名勿謂凶醜亦曰時英
季龍篡奪淫虐播聲身喪國泯其由禍盈

晉書一百八
載記第七
慕容廆

晉書一百八
載記第八

慕容廆

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

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

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

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

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

因以為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

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

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

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祖木延左賢

王父涉躄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

慕諸夏之風矣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

慕容廆

慕容廆

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虜音卯時往謁之，華甚嘆異，謂曰：君至長，必爲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虜，結殷勤而別涉，歸死其弟耐篡位，將謀弒虜。虜立之初，涉彘有憾於宇文弒，虜將脩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虜怒，人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虜，戰于肥如。虜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絕。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虜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沉將迎立，依慮之子爲王。虜遣將孫丁率騎邀之，沉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虜謀於其衆曰：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彊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爲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爲鮮卑都督。虜致敬於東夷府中，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兵引見虜，乃改服戎衣，而人人問其故。虜曰：主人不以

禮賓，復何爲哉？龕聞而慙之，彌加敬憚。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虜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絕。虜卑辭厚幣以撫之。太康十年，虜又遷于徒河之青山。虜以大棘城卽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辰桑法制，同于上國。永寧中，燕垂大水，虜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文莫主，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郡，虜親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距志。虜曰：素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千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虜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爲臻報讎，實欲因而爲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雖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

亡歸附者日月相繼子翰言於地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虜自古有
爲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
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
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
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
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
歸于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虜從之是日
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帝
蒙塵于平陽王浚承制以虜爲敗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
大單于虜不受建興中愍帝遣使拜虜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
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虜假節敗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
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虜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虜

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
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
又自以爲疆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
誰敢不從虜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卽尊位遣謁
者陶遼重申前命授虜將軍單于虜固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
淪陷虜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虜乃立郡以
統流人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
州人爲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疑代郡魯昌
北平楊耽爲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
河宋爽河東裴開爲股肱渤海封奔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及蘭陵
繆愷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母翼魯國孔纂
以舊德清重引爲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

子皝率國胄束脩受業焉。虜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恣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恣意虜拘留，乃陰結高句麗及宇文段國等謀滅虜，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虜。虜曰：彼信崔恣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旣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恣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虜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恣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虜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爲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虜簡銳士配皝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虜方陣而進，悉

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虜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疑送于建鄴。崔恣懼虜之仇已也，使兄弟燾僞賀虜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虜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虜乃遣燾歸說恣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恣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麗。高句麗悉降其衆，徙燾及高瞻等于棘城，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虜遣衆擊敗之。裴疑至自建鄴，帝遣使者拜虜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侍單于並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段末波初統

其國而不脩備虜遣鮑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虜虜遣鮑距之以裴疑爲右部都督率索頭爲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伯林爲左翼攻乞得龜剋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卽位加虜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虜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滯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爲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

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踴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催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五員殆得極其暴竊爲丘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羣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威潢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取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杖周張內馮顧陸距魏赤壁剋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

盱食不知今之江表爲賢雋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凌統高蹤
曠世哉況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
卵假號之彊衆心所去敵有豐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僞
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
欲善於全已昔曹叅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
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處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
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
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
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處在一方敢不竭命
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
故也故遠陳寫言不宜盡處使者遭風沒海其後處更寫前箋并
齋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二十餘人疏上侃府曰自

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剋平崕會神武之畧邁
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虛
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毀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獫狁之疆
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號者也天祚
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莅國忠於王室明允恭
肅志在立勳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
統蕩平江外廆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假
寤寐欲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
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略燕齊廆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
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况廆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
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勳者也方今詔命隔
絕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

肝食不知今之江表爲賢雋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凌統高蹤
曠世哉況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
卵假號之彊衆心所去敵有費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僞
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
欲善於全已昔曹叅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
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處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
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
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
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處在一方敢不竭命
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
故也故遠陳寫言不宣盡處使者遭風沒海其後處更寫前箋并
齋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府曰自

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剋平嶠會神武之畧邁
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虛
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毀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獫狁之彊
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號者也天祚
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寇莅國忠於王室明允恭
肅志在立勳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
統蕩平江外廆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假
寤寐欲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
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略燕齊廆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
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廆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
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勳者也方今詔命隔
絕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

浪西暨代山南極與方而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爲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虜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虜得祇承詔命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虜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爲國計侃報抽等書其略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負筐載路謁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綏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號高上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爲燕一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賤上聽可不遲速當任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虜卒乃止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謚曰襄及僞僭號僞謚武宣皇帝

裴疑

裴疑字文真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疑清方有幹畧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滎陽太守屬天下亂疑兄武先爲玄菟太守疑遂求爲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疑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旣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虜時諸流寓之士見虜草創並懷去就疑首定名分爲羣士啓行虜甚悅以疑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騷動虜問策於疑疑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虜從之遂陷寇營虜威德於此甚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行人令疑將命初朝廷以虜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豪處之疑旣使至盛言虜威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爲其用舉朝改觀焉疑將還

帝試畱疑以觀之疑辭曰臣試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投迹
荒遐今遭開泰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卽畱京輦於臣之私誠爲厚
幸顧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
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埽平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
今若畱臣必謂國家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微臣
區區忘身爲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疑還虜後謂羣
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爲遼東
相轉樂浪太守

高瞻

高瞻字子前渤海蓀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
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
兵革雲擾此郡沃壤馮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爲寇庭非謂圖安

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彊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
爲何如衆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旣而以王浚
政令無恒乃依崔恣隨恣如遼東恣之與三國謀伐虜也瞻固諫
以爲不可恣不從及恣奔敗瞻隨衆降于虜虜署爲將軍瞻稱疾
不起虜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
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
翦鯨豕于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侔勳古烈此孤之心也
孤之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
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於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略
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虜深不平之瞻又與
宋該有隙該陰勸虜除之瞻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死

建武幼司馬佟壽等討之仁盡身距戰幼等大敗皆沒於仁襄平

令王冰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皝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爲之援咸和九年皝遣其司馬封弈攻鮮卑木堤于白狼揚威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燭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剋段遼遂寇徒河皝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餘蘭翰復圍柳城皝遣寧遠慕容汗及封弈等救之皝戒汗曰賊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進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爲前鋒而進止汗不從爲蘭所敗死者大半蘭復攻柳城爲飛梯地道圍守二旬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五百級蘭乃遁歸是歲成帝遣謁者徐孟閭丘幸等持節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龐故事皝自征遼東剋平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咸康初遣封弈襲宇文別部涉弈于大獲而還涉弈于率騎追戰于淖水又敗之皝將乘海討仁羣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水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剋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皝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爲皝所擒殺仁而還立藉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段遼追其將李詠夜襲武興遇雨引還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衆數萬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入寇安晉爲蘭聲援皝以步騎五萬擊

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奔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
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一虜恥無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
設伏以待之遣封奔率騎潛于馬兜山諸道俄而遼騎果至奔夾
擊大敗之斬其將榮保遣兼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等歸
于京師使其世子儁伐段遼諸城封奔攻宇文別部皆大捷而歸
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後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
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爲勃援乙連饑甚段遼輸之
粟蘭勃要擊獲之遼遣將屈雲攻興國與皝將慕容遵大戰於五
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封奔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皝
於是以咸康三年僭卽王位赦其境內以封奔爲國相韓壽爲司
馬裴開陽鶯王寓李洪杜羣宋該劉瞻石琮皇甫真陽協宋晃平
熙張泓等並爲列卿將帥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

蹕以其妻段氏爲王后世子儁爲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
皝以段遼屢爲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于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
於是總衆而至皝率諸軍攻遼令文以比諸城遼遣其將段蘭來
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至徐無遼奔密雲
山季龍進入令支怒皝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
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
勸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
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戍
凡城而還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應接季龍遣其將麻秋率
衆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
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帝又遣使進皝爲征北大將軍幽州
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皝

前軍帥慕容評敗李龍將石成等于遼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戶以歸段遼謀叛誅之季龍又使石成人攻凡城不剋進陷廣城銑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爲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爲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艷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旣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

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今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邪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權排上將昆弟並列入臣莫疇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尊嗜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爲陛下退爲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鑿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今忠臣更爲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

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爲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讐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水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覩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爲害吾常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好善虛已賢士歸心雖爲閹豎所

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亡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讎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彊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况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水見表及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聽凱稱燕王其年凱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明年釗遣其世子朝於凱初段遼之敗也建威翰奔于宇文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躋信而不禁故得周遊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不練之凱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已車還以白凱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乃竊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凱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

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美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蠕蠕塞長驅至于薊城進渡武遂津入于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於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持節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咸康七年皝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人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爲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釗謂皝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九都釗單馬而遁皝掘釗父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九都而歸明年釗遣使稱臣於皝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相國莫淺

渾伐皝諸將請戰皝不許渾以皝爲

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皝

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

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

盡俘其衆皝躬巡郡縣勸課農桑起

毘城宮闕尋又率騎二萬親

伐宇文歸以翰及垂爲前鋒歸使其

將涉奔于盡衆距翰皝馳

遣謂翰曰奔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

勢驕然後取也翰曰歸之精

銳盡於此今若剋之則歸可不勞兵

而滅奔于徒有虛名其實易

與耳不宜縱敵挫吾兵氣於是前戰

斬奔于盡俘其衆歸遠遁漠

北皝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

落於昌黎改涉奔于城爲威

德城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

以牧牛給貧家田于宛中公

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

出宛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

皝記室叅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

率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

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

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

水旱而不爲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次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飢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彊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

以牧牛人旣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邇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餐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人特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爲雨水則入於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爲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饑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

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竝竭忠獻款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下慈弘苞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負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儻之路臣之所言常也願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

流罰惡不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許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孰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爲國黎元以穀爲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尤不修闢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土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勳誠旣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剋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錄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其罪應禁黜亦猶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

錢五萬明宣內外有欲陳孤過者 勅旨 賤勿有所諱時有黑龍

白龍各一見于龍山 旣親率羣僚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
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 旣大悅還宮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
立龍翔佛寺于山上賜其大臣子弟爲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
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朔考試優劣旣雅好文籍勤於
講授學徒甚盛至于餘人親造太廟章以伐急就又著典誠十五
篇以教胄子慕容恪攻高麗南 剋之置戍而還三年遣其世
子儁與恪率騎萬七千東 美餘 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
以還旣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擇充近侍以久旱丐
百姓田租罷成周冀陽營直等郡 勃海人爲興集縣河間人爲
寧集縣廣平魏郡人爲興平縣東 北海人爲育黎縣吳人爲吳
縣悉隸燕國旣嘗畋于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

手麾旣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
白菟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引儁屬以後事以永
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儁僭號追謚文明皇帝

慕容翰

慕容翰字元邕廆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略後臂工射膂力過
人廆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有功威聲大振爲遠
近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爲寇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
士卒伍莫不樂而從之及奔段遼深爲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蘭
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
遼旣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遼議欲追之翰知旣躬自總戍戰必
剋勝乃謂遼曰今石氏向至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小爲事燕主
自來士馬精銳兵者凶器戰有危慮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

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眾追執蘭果大敗翰雖處仇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旣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旣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爲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恨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鏃追騎乃散旣至執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執討宇文歸臨陣爲流矢所中卧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騎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爲非常執素忌之遂賜死焉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肆之市朝今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靖翰常剋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不圖此心不遂沒有餘恨命也奈何仰藥而死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堯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爲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旣剋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比平陽裕翰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爲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眷爲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虚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胎之召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尙如此況吾曹乎眷今召我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九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寒考繁以待大一無太子通者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爲白駒之歎少遊有云郡掾足

以蔭後況國相乎卿追蹤伊札抑亦知機其神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尊重段遼與皝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爲婚姻且皝令德之主不宜連兵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通款如初使國家有太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從出爲燕郡太守石季龍剋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太守徵爲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季龍也裕以左丞相領征東麻秋司馬秋敗裕爲軍人所執將詣皝皝素聞裕名卽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皝甚器重之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皝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裕雖仕皝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皝甚悼之時年六十一

以落後況國... 中令中軍將軍... 德之主不... 建前失... 出為... 左丞相... 裕為軍人... 於魏其... 平... 督... 晉書百十

載記第十

慕容儁

韓州 李產 產子續

慕容儁字宣英... 中原既而生儁... 二寸姿貌魁偉... 將軍東夷校尉... 春秋列國故事... 圖兼并之計... 輔義將軍慕容... 期是歲穆帝使... 諸軍事幽冀并... 平四州牧大將... 軍大單于燕王... 承制封拜一如... 儁

魏書卷之...

號故事明年僞率三軍南伐出自盧龍次于無終石季龍幽州刺
史王午棄城走畱其將王他守薊僞攻陷其城斬他因而都之徙
廣寧上谷人于徐無代郡人于凡城而還及冉閔殺石祗僭稱大
號遣其使人常煒聘於僞僞引之觀下使其記室封裕詰之曰冉
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祥應而僭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興其
致不同狼烏紀于三王麟龍表于漢魏寡君應天敘歷能無祥乎
且用兵殺伐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宦
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暴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
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勳侔高祖恭承軋命有
何不可裕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
閔鑄金爲已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
略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璽實在寡君

且妖孽之徒欲假奇眩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軋
符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業集於身何所求慮而取信此乎鑄形
之事所未聞也僞旣銳信舉言又欣于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
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命裕等以意喻之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結
髮已來尚不欺庸人況于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爲
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僞殺之僞曰
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遣慕容恪略地中山
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恪次唐城冉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龕固
守不下恪畱其將慕容彪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
鄭生距評評逆擊斬之侯龕踰城出降恪進剋中山斬白同僞軍
令嚴明諸將無所犯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于高城擒
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是歲丁零翟鼠及冉閔將劉準等率其所

部降于儁封鼠歸義王拜準左司馬時鮮卑段勤初附於儁其後復叛儁遣慕容恪及相國封弈討冉閔于安喜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儁如中山爲二軍聲勢閔懼奔于常山恪追及於泝水閔威名素振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爲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爲三部掎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之篋不虺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恪屯軍呼沱閔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于并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距守儁又遣慕容計等率騎一萬會攻鄴是時鸚巢于儁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頂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羣僚曰是何祥

也咸稱鸚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錄以御四海者也儁覽之大悅旣而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於是羣臣勸儁稱尊號儁答曰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數之籙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覲非望實匪寡德所宜聞也慕容恪封弈討王午于魯口降之尋而慕容評攻剋鄴城送冉閔妻子僚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儁欲神其事業言歷運在巳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建元曰元璽署置百官以封弈爲太尉慕容恪爲侍中陽鶩爲尙書令皇甫真爲尙書左僕射張希爲尙書右僕射宋活爲中書監韓

恒爲中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追尊虜爲高祖武宣皇帝號爲太祖文明皇帝時朝廷遣使詣僞僞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之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初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爲僞之應也改司州爲中州置司隸校尉官羣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歷傳屬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尙黑牲牡尙玄僞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號之日者悉增位三級派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殿中舊人皆隨才擢敘立其妻可足渾氏爲皇后世子曄爲皇太子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于僞常山人李犢聚衆數千反于普壁壘僞遣慕容恪率衆討降之初冉閔旣敗土牛自號安國王午旣死呂護復襲其號

保于魯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悅綰追及于野王悉降其衆姚襄以梁國降于僞以慕容評爲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兗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權鎮于洛水慕容彊爲前鋒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僞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爲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僞曰羣小以朕東巡故相惑耳今朕旣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爲於是令內外戒嚴苻生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歸僞晉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弇各以郡叛歸于僞初僞車騎大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薊城降于苻氏至此率戶二千詣薊歸罪拜後將軍高句麗王釗遣使謝恩貢其方物僞以釗爲營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上如故僞給事黃門侍郎申胤上言曰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

殊羣辟故劔履上殿入朝不過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於東宮
體此爲儀魏晉因循制不納今皇儲過謙準同百僚禮卑逼下
有違朝式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游非所以辨章貴
賤也祭饗朝慶宜正服充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數
終黃鍾產氣綿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也
事欲靜君子齋戒去聲色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或
以有事至靈非朝饗之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
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鏘蓋以常儀至之禮事殊餘節
猥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宜養實爲未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絳構
始於秦漢迄于今代遂相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袞冕禮諸侯族見
天子不得終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
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濕不得納冕而以袞襖改履案

言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乖禮

意大燕受命侔蹤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爲皇代永制僞

曰其劔鳥不趨事下太常參議太子服袞冕冠九旒超級逼上未

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晉可詳定初段蘭之子龕因冉閔之

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鄴遣書抗中表之儀非僞

正位僞遣慕容恪慕容塵討之恪既濟河龕弟罷驍勇有智計言

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既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

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罷請率精銳距之若其戰捷王可

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遽出請降不失千戶侯也龕

弗從罷固請行龕怒殺之率衆三萬來距恪恪遇龕於濟水之南

與戰大敗之遂斬其弟欽盡俘其衆恪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

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

疆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疆彼弱外無寇
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
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
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
數旬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已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
不覺忘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
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雲
降于恪段龕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請救穆帝遣北中郎將荀羨
赴之憚虜彊遷延不敢進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剋廣固以
龕爲伏順將軍徙鮮卑胡羯二千餘戶于薊留慕容塵鎮廣固恪
振旅而歸僑太子曄死僞諡獻懷升平元年復立次子曄爲皇太
子赦其境內改元曰光壽遣其撫軍慕容垂中軍慕容處與護軍

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勃勃于塞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
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餘萬初虜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
季龍之伐棘城也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蹠齧人莫能近皝
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杖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
季龍尋退皝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僑比之於鮑
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贊僑勒其傍置之薊城東掖門是
歲象成而馬死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于僑拜寧
西將軍雲中郡公處之于代郡平舒城晉太山太守諸葛攸伐其
東郡僑遣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北中郎將謝萬先據梁宋懼而
遁歸恪進兵入寇河南汝穎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僑自薊城遷
于鄴赦其境內繕修宮殿復銅雀臺廷尉監常煒上言大燕雖革
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魏晉唯祖父不殮葬者獨不聽

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而秦人安之自項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敗覆軍之禍坑師沉卒往往而然孤孫煢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時或依羸博之制孝子糜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招魂虛葬以敘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令不此載若斯之流抱琳瑯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吳起二陳之疇終將無所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於平城之圍邳支之首何以懸於漢關謹案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伐於則天之體臣竊未安僞曰煒宿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足採也今六合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搜奇拔異之秋未可才行兼舉且除此條聽大同更議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

廡廟范陽燕郡構號廟以其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焉苻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五千降于僞河間李黑聚眾千餘攻略州郡殺棗彊令衛顏儁長樂太守傅顏討斬之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儁以爲嶽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初冉閔之僭號也石季龍將李歷張平高昌等並率其所部稱藩於僞遣子入侍旣而投欵建鄴結援苻堅並受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節未盡呂護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謝罪於僞拜寧南將軍河內太守又上黨馮鴛自稱太守附于張平平屢言之儁以平故赦其罪以爲京兆太守護鴛亦陰通京師張平跨有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胡晉十餘萬戶遂拜置征鎮爲鼎峙之勢儁遣其司徒慕容評討平領軍慕輿根討鴛司空陽鴛討昌撫軍慕容臧攻歷

并州壘壁降者百餘所以尚書右僕射悅縮爲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諸葛驤鎮北蘇象寧東喬庶鎮南石賢等率壘壁百三十八降于儁儁大悅皆復其官爵旣而平率衆三千奔于平陽鴛奔于野王歷走滎陽昌奔邵陵悉降其衆儁于是復圖入寇兼欲經略關西乃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覆隱漏率戶畱一丁餘悉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洛陽爲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并陳時政不便于時者十有三事儁覽而悅之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爲三五占兵寬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是歲晉將荀羨攻山荏拔之斬儁太山太守賈堅儁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之美師敗績復陷山荏儁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胄子封其子泓爲濟北王

沖爲中山王讌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曄亡以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爲中庶子旣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無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儁曰卿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恥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儁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旣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

王以世傳授景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爲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闡然二闕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爲損耳僞顧謂暉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戢之因問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僞夜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踢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約陽一作陽約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渾水諸葛攸又率水陸二萬討僞入自石門屯于河洛攸部將匡超進據嶠嶽蕭館屯于新柵又遣督護徐罔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爲東西聲勢僞遣慕容評傅顏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敗績塞北七國賀蘭涉勒等皆降俄而僞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悒然當恐不濟修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

可以亂正統也僞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僞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寬常賦設奇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穀和等百餘人乃止升平四年僞死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僞諡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僞雅好文籍自初卽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慎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韓恒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恒少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博覽經籍無所不通永

嘉之亂避地遼東虜既逐崔苾復徙日
口見嘉之拜參軍事咸

和中宋該等建議以虜立功一隅勸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
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虜納之命羣僚博議咸以爲宜如
該議恒駁曰自羣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
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
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
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羣凶靖
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嬰君以求寵爵者非爲臣之義也虜
不平之出爲新昌令孰爲鎮軍復參軍事遷營且太守政化大行
儁爲大將軍徵拜諮議參軍加揚烈將軍儁僭位將定五行次衆
論紛紜恒時疾在龍城儁名恒以決之恒未至而羣臣議以燕宜
承晉爲水德旣而恒至言於儁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

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
爲青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城龍爲大德幽契之符也儁初
雖難改後終從恒議儁祕書監清河縣熊聞恒言乃歎曰不有君
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俱傳東宮從太子曄入
朝儁顧謂左右曰此二傳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李產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郡祖逖擁衆
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從橫弟約有大志產微
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爲本部太守及
慕容儁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
其一作負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衆潰始詣軍請
降儁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

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大馬爲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術僂俛歸死實非誠欵僑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尙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曾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僑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

產子績

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爲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饑餒軍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口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爲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

野猶甘爲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午辟爲主簿僑之南征也隨午奔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終不爲用方爲人患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恒乃止午恐績終爲恒所害乃資遣之及到僑責其背親後至績答曰臣聞豫讓報智伯仇稱于前史旣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僑曰此亦事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曄立慕容恪欲以績爲尙書右僕射曄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曄請獨裁績遂憂死

